

知事二
知事三



將吏法言
卷五六

將吏法言卷五目錄

知事二

德化

禮士

巡鄉

田賦

催科

丈田

倉穀

學堂

警察

自治

將吏法言卷五

徐世昌

知事二

德化

爲官者使人見畏易使人見愛難畏則有所不敢所謂民免無恥也愛則有所不忍所謂有恥且格也尹翁歸之治東海張敞之刺冀州使人畏者也朱邑之治桐鄉卓茂之令密使人愛者也太史公謂鄭子產人不敢欺宓子賤人不忍欺西門豹人不能欺亦卽此義而吏治之高下亦於此分焉

後漢荀淑爲當塗長韓韶爲羸長賊聞其賢戒不入境陳寔釋梁上之盜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然爲令長者必須平素有仲弓之德化方足以感之不然是賞盜也末有不笑其愚者論者

謂四長之名古今豔稱之至跡其行事則以慈良之氣薰乎頽俗未嘗子子於爲民興利而除害也夫趙張之治具煩於卓魯而卓魯爲優者以道濟法也况於四長之德成於上者乎諸君有牧民之責者雖不敢上希四長然須時時存卓魯慈良之意勿專以酷烈暴躁爲能也

蠡縣大儒李明性嘗謂其子塋曰吾少思作親民官農時布衣羸馬一二平頭自隨踏行阡陌獎勤警惰與父老量晴課雨教子弟以孝弟忠信訟立讞決諭以和以忍訪抱道高士而造其廬酌壺觴商政治歸而庭署蕭然高歌虞夏此吾志也觀此便知儒吏作用與漢之張敞趙廣漢晉霄壤明性字晦夫子塋字剛主世所稱顏李學派者也剛主故人楊勤令富平聘主其幕塋謂學以施於民物在人猶在己也應之往謂勤曰富平亂國也治法宜嚴教

之禁鬪爭止賭博勤聽訟減催科抑強扶弱行之期年民俗不變
乃語以崇孝弟興學校選鄉保練民兵勸民興利百廢具舉關西
學者聞風麇至學禮學樂學易學兵陣後以省親辭行士民餞送
十餘里不絕其門人郭金湯令桐鄉往爲之治期年政教亦大行
明性父子皆抱道不仕一則自言其志一則佐人以行其志其設
施方略皆本王道足爲後世法矣

呂氏春秋宓子治亶父三年巫馬期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
得則舍之巫馬期問焉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
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期歸告孔子曰
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闔行若有嚴刑

漢韓延壽爲潁川太守教以禮讓徙東郡上禮義好古教化吏
無追逋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

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議罰門卒當車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遂待用之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

漢魯恭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有爭亭長借牛不還者恭召亭長敕歸牛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泣涕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賞不問於是吏人信服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

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使往廉之恭隨親行阡陌坐桑下有雉止於兒傍兒不捕雉使問兒兒曰雉方將雛使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禁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遂還府具以白安

漢秦彭建初元年官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爲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更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奸吏跼蹐無所容詐

漢吳祐官至酒泉太守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訟者輒

閉闔自責然後斷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闔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安邱男子母邱長從母行市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卽移安邱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隨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

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漢仇覽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大化考城令王渙政尙嚴猛聞覽以德化民署爲主簿謂覽曰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乎出一月俸爲資送入太學漢劉矩爲雍邱令以禮讓化民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於路得遺輒求其主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漢劉寬累官南陽太守厯代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善

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自責每行縣上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魏杜畿爲河東太守旣平高幹張晟之亂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有訟者畿爲陳大義遣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若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犝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畿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

晉許遜爲旌陽令誠吏胥去貪鄙除煩細脫囚繫悉開喻以道

吏民悅服咸願自新其聽訟必教以忠孝慈仁又擇秀民之有德望者與耆老之可語者委之勸率故爭競日銷又活流民數萬計鄰邑歸者如市啟行之日送者蔽野有至千里始還者有隨至其宅願服役而不返者乃於宅東隙地結茆以居多改氏族以從許君之姓故號許家營焉

隋趙嘏除冀州刺史市多奸僞嘏造銅斗鐵尺置之肆間百姓稱便上聞而嘉焉詔天下如其法嘗有盜田中蒿者爲吏所執嘏曰此刺史不能宣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盜感泣過於嚴刑

宋范純仁尹洛陽時謝克家自河陽來至白司馬坡歇店中秣馬見老翁負暄牆下有人告曰黃犢爲人所竊矣翁坐負暄如故略不詰問須臾再以失犢告翁容色自若徐曰爾無求必鄰

家戲藏爾謝以爲有道者異而就問曰翁家失犢再告而不顧何也翁笑曰范公居此孰肯爲盜必無此理已而犢果還忠宣當時信及百姓如此

元盧琦知永春縣始至賑饑饉止橫斂均賦役減口鹽蠲權鐵之無徵者已而訟息民安乃新學宮延師儒課子弟月書季考文風翕然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入邑境盜望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耶爲大夫民者何幸之大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琦因立馬諭以禍福皆投刃請縛酋以自贖琦許之酋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

清張堦知登封縣登封自明季遭寇亂比歲不登民多失業堦至革除私斂招流亡督之耕種相土宜分種木棉及諸果實蒞官甫五月大修學宮會諸生明倫堂深言一體之義其爲政一

以敬恕爲基期於使民各得其所復嵩陽書院延耿先生介爲之師導諸生以程朱之學自縣治達郊鄙立學舍二十一所課諸童子以時巡閱正句讀導以揖讓進退之禮月再集民讀法置善惡簿爲勸懲閒策蹇驢歷民舍問所苦恤其熒獨有小爭訟輒從阡陌間決之進父老子弟教以孝弟忠信廉恥禮義之節聞者莫不灑然易慮甲長申爾瑞負稅且受杖路拾遺金二兩視其封則輸稅金也疾走衙前俟失金者反之堽詰爾瑞曰爾旣拾遺盍充稅可免責而乃反人爲對曰小人安命甯受責終不敢利人之財堽曰義哉此奇男子也舉爲鄉約旌其門縣故多衙胥時獄訟日尠諸胥稍稍自引去操耒耜爲農氓在官五年民知向方生聚日盛家設位旦夕尸祝大書官清民樂於門耿介稱之曰年來嵩潁間別一世界矣其程張二子晉城雲

巖之匹亞乎

禮士

爲一邑之宰大或百餘里小或數十里一人之耳目萬難周悉到任之始必須先訪地方中二三賢仁廉正之士以禮延接用備顧問子賤爲單父宰有賢於己者五人子賤師之而稟度焉用能鳴琴而治夫子聞之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惜不齊所治者小也漢陳寵爲太守漢和帝問在郡何以爲理寵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韓延壽爲潁川太守厯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後徙東郡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故所至稱治兒寬爲左內史卑禮下士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相與不求名聲吏民大

信愛之論者謂黃霸治潁川不聞求一賢師一士而獨任聰明以爲理故僅優於一郡不能宰天下也竊謂爲治無大小皆必待人而理故子游爲宰夫子先以得人爲問也

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最爲官斯土者第一要事不但相助爲理也而人心風化莫不由此任延爲會稽都尉年方十九到官靜泊無爲唯先遣祠延陵季子每行縣輒慰勉其孝子聘高行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有龍邱萇者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就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自謁府門願備錄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相宦焉郭伋牧并州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王堂爲汝南太守搜才禮士不苟自專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焉自

古井志

方為有長

智以此道治

之

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之數人者禮賢下士其收效如此故曰勞於求賢易於任使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書曰能自得師者王治國尚然况一道一邑乎

說苑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扳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鱈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鱈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善哉陽晝之喻觀士紳之賢與不賢卽在於此立品自好之士未有輕入公門者為有司者能先於此留意則一縣士紳之賢否得其大半矣

袁守定圖民錄云何易于為益昌令召年高坐以問政得失張橫

渠爲雲巖令每於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庭親爲勸酬問民疾苦且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潘德麟爲江東提舉行部所過延見父老問疾苦及吏治得失爲令者果能每於月朔召近城父老敬而禮之問一月所行得失及應興應革之故其因事往鄉父老來迎卽坐而問以一鄉之事於政事必有裨益昔毛碩爲曹州刺史有書生投書於碩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碩延之上坐謝曰使碩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以此嘉之夫古帝王設謗木使庶人謗於路商旅謗於市無非欲聞謗以知政事之失而日遷於善也居州縣之職事叢於蝟安得無錯正宜風聽臚言以自改滌若聞謗而怒亦謬於聖賢之道矣又曰管仲樂譏諫之言蕭何設書過之吏呂岱喜聞己過諸葛武侯使羣吏攻其過失古人孳孳若此者誠恐一己之徑情未當冀取證於人以爲後世之戒也今